

一位坟墓崇拜者的自白

﴿ اعترافات .. كنت قبورياً ﴾

[中文 - chinese - صيني]

阿布杜勒穆呢阿姆·艾勒洁达威

翻译: 阿布杜勒哈剌慕·本·哈比布拉

2009 - 1430

islamhouse.com

﴿ اعترافات .. كنت قبورياً ﴾

« باللغة الصينية »

عبد المنعم الجداوي

ترجمة: عبد الحكيم بن حبيب الله

مراجعة: أبو عبيد الرحمن

2009 - 1430

islamhouse.com

一位坟墓崇拜者的自白

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尊名

著：阿布杜·穆尼恩·杰达威

译：绽学俊

绪言

一切赞颂全归真主，全世界的主，愿主赐福认主独一者的领袖——为普慈众世界安拉派遣了他——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及其家属和圣门弟子，赞主赞圣罢。

这册引人注目的丛书讲述了某人走向正道的故事。一段时日他生活在黑暗中，远离认主独一，在迷信的黑暗中彷徨，以陵墓示吉庆，触摸并环游陵墓，然后安拉赐恩于他并将其引向光明——认主独一的光明。（安拉引领他意欲者走向正道），后来他写这本书讲述自己的故事，希望它能为别人照亮他曾走过的路。

我曾在伊斯兰觉悟出版社在朝觐期间发行的《伊斯兰觉悟》杂志上发表了这些文章，然后出版社成册发行。旨在让更多的穆斯林阅读，鉴于这些吉庆、引人入胜的文章能让更多的人铭心刻骨，吸取经验教训。因为作者（新月出版社编辑阿布杜·穆尼恩·杰达威教授）的写作风格十分流畅。自从他受到先贤号召的影响后洗心革面走上了正道。

他竭尽安拉垂赐的力量，执着的捍卫使命——认主独

一的大旗——，明确的号召人们走向认主独一。这些文章是奉献给全人类的，为了他们了解正确、光明的道路并遵循之，了解歪路迷途并远离之。

安拉引人走正道，他使我们满足，是最好的托靠者，**愿安拉祝福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及其家属和众弟子**，并使他们平安、吉庆。

（迷信）缠人的老顽童！

（认主独一）破旧立新！

坟墓崇拜者悔过自新比较难！

（认主独一）需要觉悟意识！

发行者

由于**诸多原因**，在撰写自白时我再三权衡，但由于更多的原因我无畏的决定写自白。权衡与无畏的因素可谓同出一辙。我担心部分读者看到本题目时不禁会说：“我们与一个坟墓崇拜者的迷信有何瓜葛，或许部分读者亦有我矫正信仰之前生活的同感，希望他们读到我的自白，理解它，并希望他们从迷信的黑暗中升华到**正信的光明之中**。与此同时，**我敢于公开的揭露自我**，因为，长此以往这将会成为引导人走向认主独一真谛的一个媒介。

我以前是坟墓崇拜者中有头有面的人物，每参观一个城市只要其中有某位谢赫的陵墓时，我会及时环游陵墓，无论知道他的灵迹与否，有时我会为他们捏造一些灵迹或想象、幻想一些灵迹。当我的儿子成功时，我会认为那是我

投入许愿箱中的万贯钱财所致；当我的妻子康复时，我会认为那是我为某位谢赫、外力所宰的肥壮的牺牲品所致。

我遇到杰米力·阿兹博士时，他正在为开罗阿齐兹·丙俩黑组织搞宣传的《伊斯兰杂志》奔波，当然还包括清真寺，其首要任务是宣传**认主独一**和**矫正信仰**，由于见面次数多，必须要在阿齐兹·丙俩黑清真寺做聚礼拜。杰米力博士简单明了的反驳了信仰中可怕的偏斜，将它命名为“**以物配主**”。因为仆人理智不清时会向已死的被造物寻求援助与支持！

反驳使我恐慌，实事对于疏忽者是多么残酷！假若杰米力博士讲到这为止，则是小事一桩。但他每次演讲都会一再涉及此问题。陵墓中只有死尸，甚至有时候是**空墓**，没有一根益人或伤人的朽骨！

起初，我感到震惊……失去了平衡……每次聚礼之后，我忧心重重的回家。好像有件东西重重的压在我的胸部……束缚着我的感情，我希望这种思想从我的记忆中消失……这么长的年年岁岁我是否处于迷误……？或者我的好友杰米利博士言过其实……我相信每个念作证词的人不可能因某个纰漏或失足而成为逆徒……！

另一件事熊熊烧在我的胸膛中，正在逐渐的吞噬我的安谧，杰米利博士让我正面反对崇拜“**奥利牙**”坟墓的人，而所谓的演讲师朝夕公开宣传：“伤害‘**奥利牙**’等于向

安拉宣战，在这方面有一段正确的圣训。我确实不想参与反对坟墓崇拜者的活动，因为我曾经求安拉保护不要让我和安拉为敌！

我说：“攻击是最好的防守”。我复读了安萨里的《圣学复苏》及伊本·阿塔仪斯侃德勒的《恩典拾萃》中的部分篇章。然后将一些灵迹主人的名字和灵迹发生的背景牢牢的记在心中。第二个主麻过去了，我压着性子去听杰米利博士的演讲，学习完毕后，他再三的邀请我共进午餐，午餐之后，我借助两个因素开始毫不留情的反驳杰米利博士，一、我背记了大量的灵迹；二、我相信他不会鲁莽行事，用他粗大的双手戏弄我，因为我在他家，和他同席进餐，他也不会对我发怒，然后我对他说（下文就是这方面的意思，并不是对话原文）：“**奥利牙**”不了解自己的品级，只有像他们一样纯真无邪的人才能了解他们的品级，而这些人又虔诚为主。安拉赐于他们独特的迹象，还有…还有…”杰米利博士一直等到我发完驳论，我想他该哑口无言了吧！不料他开口说道：“你是否认为哪一位谢赫比安拉的使者更尊贵？”我惊愕的回答道：“不”。那么有的“**奥利牙**”履水漂淙，有的凌空飞蹶，有的人在地球采摘天园之果。这是连安拉的使者也没有过的事？这一点足以说服我或令我回归，可是该死的固执已见很难使我坦率的抛弃学习了三十年之久的“伊斯兰文化”，也许有点

水分，但我悟到那是无可置疑的事实。

我重读了自家图书馆中的书籍后回到杰米利博士跟前，我们秉烛夜谈。我是个地地道道的苏菲痴迷者……为什么……？因为我喜欢苏菲的诗歌和音乐，还有掺和了人民遗产的旋律，五花八门的古代杂曲、其中有东方的、波斯的、满目鲁克王朝的等，有时候还有独奏的非洲鼓；如泣如诉的埃及式哀笛；还有一些黎明时两情相悦的恋人见面时所吟诵的情诗……？

鉴于种种因素我喜欢苏菲，已如痴如迷，并将许多苏菲泰斗的诗背记于心，特别是伊本·发勒易的诗，那是用来反驳杰米利博士的证据。某些号召认主独一的人们不想让宗教拥有灵魂，只想使其脱离虚幻。他们认为必须要达到有灵迹的人所达到的程度，只有这样他们才能领悟到什么是灵迹……！见海才知浪，生爱才知恋。这也是苏菲派在论证时讲究的方式方法。此方面苏菲有一首著名的诗……

为了避免打乱我的直觉，粉碎我的情感，我试图以后不见杰米利博士。但他还是没有抛弃我。突然门铃响了，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来探望我，像往常一样，我们谈了好多好多……当他问及我没有跟他共礼聚礼拜的原因时，我坦率告诉他：“我已经对你大失所望”。

他说：“但我没有灰心，在你身上有许多信仰方面的福利。”他让我走他的道路，我同他一起浏览了他的作品

《伊玛目阿布杜·万哈布传》。我说：“将这本书送给我吧！可以吗？”他说：“这本书不属于你，我答应以后送你一本。”这是他常常引人驻足的一个方面。起初他不答应我的要求，于是夺下那本书，**拒绝归还给他……**

夜已过半，我开始读这本书，无论是内容还是风格都十分引人入胜。我一直读到了黎明破晓……

这本书虽然其貌不扬，但它像狂飙、像地震，将我带到了一个崭新的边缘……谢赫穆罕默德·阿布杜·万哈布的故事；然后是他的宣教史记及一些意味深长的故事。每读一页就有身临其境之感，当因某件事合上书时，就会寻觅其它书籍，就会产生犯罪感。因为我把杰米利谢赫丢在了巴士拉，**没有等他返回**。或许把他丢在了巴格达，而他打算前往库尔德斯坦……我务必要待他从异乡返回……

杰米利博士在《二十世纪改良家——伊斯兰的谢赫·伊玛目穆罕默德·阿布杜·万哈布》一书中提到：

此次游历之后他是否找到所寻觅的遗失物？

不，整个伊斯兰世界一次次遭受着**愚昧堕落的残酷折磨……**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当穆斯林遭受衰颓和堕落时一个人会带着一身极不情愿的痛苦回家。

虽然，他回家了，但在他的脑海中有一个日夜辗转的念头：为什么不号召人们信仰安拉？为什么不给他们提醒贵圣（愿主福安之）的教诲？为什么……？为什么……？

那么，杰米利博士期望的这种信仰并非是空穴来风。这些人旨在捣毁陵墓，粉碎迷信的桎梏，驱逐邪术师。这些人通过那些由于长年累月的传播而染上神秘色彩的神话传说来玷污宽容的宗教。当邪术师蓄意根除宗教时，一位作家发问：

“这些行为在人们心中会产生什么影响？”

历史学家艾哈默德·侯赛因教授在其作品《在阿拉伯半岛的所见所闻》一书所阐述的回答：“人们不可能加入一个人的队伍去砍伐树木，捣毁圆顶屋，但有可能任他独自担承这份工作，一旦有伤便为自作自受……！”

如今震撼我的是否是我所因袭的恐惧心理？它正是“吾也乃”地方（谢赫的故乡）的人，他们担心会遭到本地的灵迹及有灵迹之人的种种诅咒。由于他们任他独自砍伐树木，捣毁宰德·罕塔布的圆顶屋。

我一直在读，每读一页，都感到好像从内心中搬掉了一块巨石，当读至一半时，在我的内心中有了一个很大的缺口，定信之光同它一起渗入其中。在我内心里已根深蒂固的重重黑暗中好像有一道时隐时现的光芒……！

杰米利博士取得了胜利，他让我和自己做斗争，还让我跟谢赫穆罕默德·阿布杜·万哈布继续认主独一的康庄大道，我替杰米利博士担心反对派对他设置的各种阴谋诡计。他怎么了？当他对“吾也乃”地方行奸的女人执行了

安拉的法度时，艾哈萨的长官苏莱曼·默罕默德·本·阿布杜·阿齐兹·亥米德大发雷霆，认为这是来自新号召的威胁，所以他致信“吾也乃”长官伊本·穆安米勒命令他包庇行奸者，杀害证人，并要求迅速回到迷信和神话传说的氛围中去。

伊本·穆安米勒和谢赫有姻亲关系，谢赫将女儿许配于他，所以他权衡到底杀不杀，后来他召开一次秘密会议给他读了艾哈萨长官的来信，他愁容满面，绝望了。伊本·穆安米勒告诉谢赫他不能违抗艾哈萨长官的旨意，否则就会大难临头。那是失望的一刻，它向谢赫揭露伊本·穆安米勒没有信仰，但此事更进一步的完善了谢赫的信仰，增加了认主独一的强度。由于桀骜的长官经常与宣传真理者作对，所以谢赫毫无怨言的同意离开“吾也乃”。凭着认主独一的无价之宝，为主道迁移，寻找耕耘的沃土……！

早晨，房中不同寻常的嘈杂声吵醒了我，我坐在床上，听到不是纯粹的人也不是纯粹的动物的一种怪叫声，咩咩的嘶叫声里掺杂着模糊不清的说话声。我自语：“肯定做恶梦了”。后来，证实不是在做梦。但这一阵咩咩的嘶叫声几乎震破我的耳膜。这时妻子给我带来一个喜讯，简略的说，住在上埃及的表妹夫妇和三岁的女儿已在早晨到达埃及，他们还带了一只牺牲品……！（一般指绵羊）

我以为妻子或表妹在捉弄我，因为我清楚表妹的孩子都已在几年前去世了。我给她**的一个孩子取名叫“赫如富”**，为了让他像像样样的生活。这是上埃及众所周知的风俗习惯。**在阐述这个问题之前，我感觉到我的孩子们向我的卧室走来**，没有请示允许一只绵羊（他们带来的牺牲品）冒然闯了进来，它浑身长着长长的毛，头上有犄角，长有四只蹄子，由于孩子们的追赶。它疯了似的奔跑着，粉碎了路上的障碍，径直奔向一块镜子，像安特尔（阿拉伯著名的勇士-译者注）一样猛烈的向镜子扑了过去，它倒下去了，发出一声声怪叫，镜子碎了……！

这一切电光火石般一闪而逝。我的呼吸恢复了正常，**感觉到我家好像在动物园**，尽管我住在安巴斯区而动物园在基笛区。我从床上跳起来，妻子担心“牺牲品”再次发狂。她显的很脆弱，躲在墙角，瞟了我一眼，鼓励我去对付闯入我家的这个发疯的野兽。但嘶叫音和满地的玻璃碎片加增了此兽的不安。我瞥见死亡在它的犄角上跳动，**在它的眼帘中闪烁**，我攥紧床单想起了斗牛的种种动作，想象在与牺牲品的博斗检验我的敏捷时。表妹惊恐万状的跑了进来，以为我要杀死它，高声尖叫，确信我会对它下手。

你想一想，这是献给赛义德·柏德威的牺牲品。

表妹一喊它，它就轻盈的奔向她，极像一个娇生惯养的

顽童，我抓住它，轻轻的抚摸它的头，表妹告诉我她从埃及来，带着可爱的绵羊，（牺牲品），养育了三年之久，与她儿子同岁，因为她向赛义德·柏德威许愿，一旦她儿子活着，她会献牲以示感恩。后天——第三天伊始就是她还愿之日……！

她兴致勃勃的说了这一通话，来到客厅，我见到了她的丈夫，他也乐不可支；要我陪他们同赴团塔看看这次“神圣的典礼”，尽管路途遥远，但他们仍然倍感知足。至于其他想接近赛义德·柏德威的人他们在寻找骆驼。我好像在言不由衷的讨好表妹，这是为了让她的儿子活着。否则的话我会成为六亲不认的小人。因为他的死对我来说无足轻重，最终我还是得和他们同去参加以物配主的典礼，与此同时，我扪心自问：“如何才能说服她——告诉她你走的路通向“库弗勒”（否认安拉）？我在想，如果粉碎她三年之久的美梦时，将会发生什么？

最后决定：先从妹夫着手，因为男人支配女人，我把妹夫带到墙角，故意让看到手中的书《伊玛目穆罕默德·阿布杜·万哈布》他伸手过来翻看封面，刚一看到题目就一蹦三尺高，好像抓了一手的火炭。

表妹夫读到这本书名时扯着嗓子喊：“我在读什么……？我怎么得到了这本书……？定是有人想加害于我。他明知我很稳重，并守教门，坚持探坟、献烛。许愿

时还会献一些死的，或是活的牺牲品以求接近，这种所为与他同出一辙，完全一致。他用一种哀怜的眼神观察这本书对我的影响。这是命中注定的，现在我正处于杰米利博士以前对我所采取的立场。如主意欲这也是对我的一次考验，我是否能够实践学到的知识？我是否真正的掌握了所读的书中的内容？比这更重要的是，我坚持自己的信仰和信仰说服他人的能力。一个人如果无法影响周围的人，那么他的信仰是消极的信仰，绝非积极的信仰。不可理喻的是我将认主独一的知识暗藏于心，任由他人生活在迷误之中，若长此以往，一段时间后他们会将我同化。所以我以最好的方法与他们辩论是势在必行，要让他们感觉到此事非同小可；要让他们憎恶举伴安拉的行为；要让他们迷途知返。因为迷信定基于虚幻的迷误，疑生即毁。真理紧随其后，让它化为乌有。这至少可以阻止迷信滋生蔓延、不要祸及他人。鉴于此，我决定托靠安拉，开始向妹夫解释，任重道远。首先要博得他们的信任，涤除他长期对“谢赫默罕默德·本·阿布杜·万哈布传”的意见，还有长期在他脑海中遗留的对万哈布和万哈布派的曲解。初谈时他给万哈布派陈列了许多罪状，安拉至知，认主独一的号召与它毫不相干，就像狼与优素福圣人的血无关一样……！”

我信心十足的向他解释部分人对认主独一的号召发动各

种运动的原因所在。认主独一的号召是如何复兴教法标志及功修原则的？同时让那些职业撒谎者，陵墓的侍奉者大失所望，他们年复一年的聚敛钱财，出卖吉庆，**假装把善功**分给追求乐园一席之地的人，而乐园中的位置有限。时刻已至，无法无力，只凭伟大的安拉。

我在妹夫的脸上看到了幸福的迹象，他好像大梦初醒，尽管如此他还是不断的抽搐着，极力维护会睡入坟墓的凡人，**那些人跟据心情判决世事**。每逢主麻之夜，他们和某位大名鼎鼎的伟人**共聚一堂**，甚至还有一些有名望的女士，男女混杂一起**共同参悟宇宙大事**。

我还没有奢望让妹夫放弃内心中**蕴藏了三十年之久**的“信仰”，只要向他解释清楚这件事我心愿已足。这些陵墓中的人在安拉那儿是否比安拉的使者更尊贵呢？冥思苦想后他给了我一个答复，并没有固执己见。并答应我让他考虑一段时日。他对我的唯一要求就是让我陪他们同去团塔，我告诉他，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为了让他们的儿子活着，他决定和妻子去见赛义德·柏德威，**唯一的理由就是寿命掌握在赛义德·柏德威手中……**他瞪了我一眼，**大声**说道：“你不要将人断言为“卡菲尔”。

我说：“谁断了？我只是请求你趋向安拉，而你仍坚持趋向赛义德·柏德威？”

他沉默了。我将这种行为认为是对客人的不尊重，他和

妻子带上牺牲品和儿子离开开罗前往团塔，我去送别，我低声对妻子说：只要此人从以物配主的场所回来之后不再来见我们，我感激不尽。否则我会让他难堪。就这样这支奇怪的队伍赶着牺牲品向着团塔去了，妻子委婉的责备我，说我太苛刻了。他俩只不过是担心年迈时唯一可以陪伴他俩的孩子，因为他俩的其他孩子已去世了。我大声对妻子说：“孩子活着是安拉的意欲，在命令、意欲方面安拉是无偶无伴的”。

我去了工作的报社，杰米利博士和我电话联系，谈有关他的事情。他出其不意的问我：“书对你有什么用？你对书又做了什么？”我不得不对他说：“本人急需跟你谈论书中的有关内容”。晚上我们见面了，我告诉了他来自上埃及的“灾难”，杰米利博士万万没有想到我会说服那些人摆脱举伴？几天前我也不是和他们一样吗？并不比他们好到哪里，我对他说：“你认为我会把你对我说的一番话告诉他们吗”？

杰米利博士对我说：“我相信你会对宣教事业起到一定作用”。不过我还想证明自己会起到多大的作用，因为我不是一个平凡的人。杰米利博士继续说到：“你读了一半以后发生了这一切的变化，假若你再读其它书籍时会怎么样？”我高兴得笑了起来。

几天后，我了解到亲戚已从团塔直接打道回府，并没有

途经开罗。这使我心头火起，并向家中的长者诉说起此事，第二周，有一天门铃突然响了，小儿子去开门，然后回来说：伊布拉欣来了，伊布拉欣是我妹夫，发生什么事？他们带着新的牺牲品又来了吗？是向新的陵墓再次许愿吗？或者出什么事了？这一次我打算出去阻止他们，哪怕动粗，我激动的走到门口，伊布拉欣出人意的跟我握了手，我请他进屋谈话，他拒绝了，那他干什么来了？为什么！他苦笑着说：“我来是向你借《谢赫默罕默德·本·阿布杜·万哈布》一书。”我端详了他很长时间，然后坐在了离他最近的位置上。

又一座蒙昧的碉堡失陷了，但是为什么？这又是怎样实现的呢？伊布拉欣风尘仆仆的来了，再三强调要重新开始认主独一的道路，他回来后，肯定有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虽然这件事的发生没有太多的理由，但它还是开启了我的心扉。

当时没有昏厥、失常是我的幸福，他终于开始说话了。他说的每句话都十分沉重，像自山顶落下的磐石，敲打着我的耳膜，然后重重的摔在地上，摔得粉身碎骨，不断的流着血。

他说：“我们回去之后儿子又去世了，我们属于安拉，我们将归于安拉，这是相继去世的第四个儿子，每当孩子长至三岁时，出现同一种现象，于是他妻子带他去看医

生，化验之后，病源可能在父母亲的血液中。这次他被说服了，明白了他和妻子向这个谢赫许愿，向那座陵墓许愿，有时向白尼赛威大山上的某个洞许愿，这一些都对他毫无裨益。无知，迷误，无情的折磨着他，我为他担忧，为他痛苦。拉住他的手听他细细讲来……！

从团塔安然返回时带了点在塞义德·柏德威德坟前所宰的牺牲品的肉，这是他们遵从蒙昧的恶风陋俗。为了与“同道中人”分享吉庆。由于这些肉没有得到妥善的储存而腐烂了。这一次所有吃的人都得了肠炎。长时间与疾病抗争之后，大人们康复了，至于孩子，有的已经病倒了，无知的母亲竟然镇静自若的等待着塞义德·柏德威的默助。但孩子病情逐渐恶化，万般无奈之下，母亲才带他去看医生，医生大吃一惊。一个母亲竟会让自己的孩子几天几夜遭受疾病的折磨。当时孩子已经病了四天了，医生摇了摇头，但他还是没有绝望，给孩子开了药和针。但孩子的病越发严重，身体无法抵抗，最终孩子离开了人世。。

很多灾难随着孩子的去世接踵而至，这次打击超出了母亲的承受能力，失去了理智的母亲变的疯疯癫癫，紧紧攥着孩子的遗物，放在肩头，为它唱催眠曲，跟它戏耍。因为母亲将它误认为子。至于父亲已变得十分内向、深沉。此次打击使他清楚意识到万事统归独一无二的安拉掌握。他长年累月的去陵园、墓地只给他增加了亏折。他

向我表白：“遭难以后，我们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我耳中嗡嗡作响，挥之不去。”然后他又沉默了，我说了一些安慰的话，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说的话。他只说了一半有关他的情况，没说完整。受灾的母亲怎么了？疯癫是否痊愈？等等都没有提到。

我说：愿安拉使受灾的母亲痊愈！”

他点着头说：“家人仍然固执的指使她环游坟墓、陵园，并且拒绝带她去看心理医生。不仅如此，而且还带她到一个妄称陪伴精灵（镇尼）的女士那里，让她在白碟子中写了符咒，就这样她的病情日益加重。而骗子们带走的是一笔一笔的金钱！”

伊布拉欣想结束此事，坚持主张带妻子去看医生或将妻子与他们分隔开；来——因为这些人是她生病的先决因素——但岳母开始反对，在丈夫不愿意的情况下强迫他俩离了婚。妹夫的故事使我黯然泪下，他渴望得到我从杰米利博士手中取得的那本书。我把它给了妹夫，他接过后翻来覆去的看，这本书尾页上有一句话，他大声朗读，是谢赫穆罕默德阿布杜·万哈布的提出的与伊斯兰相悖逆的事项。清高的安拉说“谁以物配主，真主必禁止谁入乐园，他的归宿是火狱。不义的人绝对没有援助者。”（5：72）其中包括为安拉之外的神献牲的事项等，如：向镇尼、坟墓献牲。

他抬起头注视了我一会，然后拿起书离开了，他答应我几天后将书归还给我，并让我提供一些帮助，找一些能帮他继续认主独一的道路的书籍……！

易卜拉欣离开了，他身上发生的悲剧一点一滴的渗入我的内心深处，它不是个人的悲剧，也不是集体的悲剧，而是许多地区的部分穆斯林的悲剧！他们爱迷信胜于真理，爱迷信胜于正道，异端引诱他们违背圣行……！

我想和杰米利博士电话联系，想告诉他有关易卜拉欣的消息，但没有拨通。我就在卡塔尔发行的周刊上发表文章，这刊杂志经常给我发表有关阿拉伯文学罪恶的学术论文，屋中参考书堆积如山。求助安拉，我开始写作。突然电话铃响了，说话者是内政部的一位官员，他以职业口吻邀请我作调查杀人案的特别记者，协助调查一个石板工人被杀的案件，当死者被发现时，被装在袋中已经两天左右了！

我放下所有工作去出事地点调查，令人费解的是这个案子同样是上当受骗、陷入邪术深渊的原因造成的，令人同情。死者生前曾是与精灵来往的人，能使反目的夫妻破镜重圆，可以治疑难杂症，解除困难，除此之外，他还从事石器制作！

至于嫌疑犯（凶手），是上埃及的公民，年过五旬，前妻没有生育，所以同她离婚。后来与一个十七岁的少女

结婚，还是没有生育。他认为前妻对他使了邪术，因此他联系了一名不到四十岁的中年邪术师，两人达成共识，要进行报复。就这样瞅准了一个奇佳的机会。他邀请邪术师去了他家，吃过晚餐，邪术师给他写符咒，还要求召来镇尼必不可少的用品，如：香料，蜡烛等。这人将骗子和年轻美貌的妻子留在家中，出去采购这些物品！他需要马上就出去买香料，力求在精灵到来之际焚烧这些香料。在这种情况下该发生的必然会发生，邪术师对他妻子图谋不轨，当时邪术师粗鲁的引诱她，想强奸她，但她是一位洁身自好的女性，不得已躲到了邻居家，等丈夫回来。这时丈夫回来了，因为他忘了带钱包，她向丈夫诉说了邪术师的所作所为。丈夫大发雷霆，攥了一根粗棍，径直来到邪术师跟前，劈头盖脸打了邪术师一顿，邪术师的头被打破了，最后，他看到的是面前的死尸。

为了逃避罪责，他费尽心思，晚上上街买了一条麻袋，将尸体装入其中，待到夜半，扛在肩上扔在了离居民区很近的荒郊，然后回到家中，消除了蛛丝马迹，自以为永远摆脱了邪术师。

但公安人员发现尸体后，马上分析装尸的麻袋，让本地的商人辨认，马上就有人提供了线索：“昨天晚上，某某人买了这条麻袋。”警察局马上对此人发出通缉令，并搜查了他的房间发现了杀人的可疑踪迹。最终，迫于无奈

坦白了杀人的全过程。！

我参与此次调查，绝非偶然，万事皆按安拉的前定发生。使我碰到由于信仰薄弱而导致的犯罪事件。以便促使我跟别人深刻严肃的讨论信仰与迷信的问题。为什么迷信如此猖獗、肆无忌惮，毫无束缚的渗入人们的内心？传播迷信的人是否比那些迷信的牺牲品更为聪慧？

成千上万的“牺牲品”又是如何去盲从迷信，固执迷信的？信仰抽象和具体事物的佛教又是如何普及全世界的？它将自身强加于某些人，而这些人心理又支持迷信，同时这些人无法对此作出解释！这次凶杀案中的死者与凶手都属于信仰薄弱之人，他俩对伊斯兰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死者是为非作歹的邪术师，破坏人际关系、谣言惑众，妄言与精灵的关系！通过精灵的帮助可以改变人的命运。让人倒霉、幸福、康愈、生病。这不仅危害了大众，而且充满了严重的以物配主的行为，至于凶手则愚蠢之极，认为和他一模一样的人可以使他得到一子一女。也许他因为渴望得子而发疯了。假若他拥有正信，自始至终坚信安拉是独一无二偶的，福祸皆属安拉掌握，并将这些概念牢牢的根植在内心中时，他不可能做出如此愚蠢的事。正信定能助他摆脱邪术师的魔爪。

这件事常与固执己见者有联系，从而使之成为迷信传播者。大力宣传迷信，“捍卫”迷信。并时刻准备为迷信

作出牺牲。在很多聚会中时而会出现挑衅者。某人说：

“近几日某谢赫如何拯救了他，又使他摆脱重重困难；若不是某位谢赫的照顾，不可能连年升职；若不是某位谢赫写了符咒放在腋下，他可能已经和妻子一刀两断了等等。”一位女士的经历使我想到了这个方面。这位女士毕业于开罗大学，一直学习，最终荣获农业博士学位。现担任一阿拉伯国家农业部办公室主任之职。有一天她的丈夫发现压在枕头下面的面纱。便询问妻子，她回答说：“我花五十多埃磅买面纱是为了讨丈夫垂青，可是近几日，我感到你对我十分冷落。”结果呢？丈夫当面和她一刀两断。故事讲述人是对丈夫提出反诉的律师。

迷信已达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职业迷信者蓄意将陵墓按其特点分门别类。想结婚的老姑娘应去某女谢赫的坟。在遇到有关下面的问题时去某位谢赫的坟，因为他无所不能，如：爱情、离婚、儿科病、眼病，消化不良等。环环紧扣的阴谋诡计用它无形的绳索将一些天真无邪的人牢牢缠住。好像他们没有读过安拉的这句言辞“**如果真主使你遭受灾难，那么除他外绝无能解除的，如果他使你享福，那么，任何人不能干涉，因为他对万事是全能的**”（牲畜章：17节）好像没有听到过使者-愿主福安之-的这段圣训“谁寄托护身符谁确已以物配主。”（艾哈默德圣训集）

墨守迷信一般局限于普通老百姓、文盲，但令人遗憾的是迷信在高等学府的学生中也有很大的控制权。其原因是迷信已渗透到了人们的内心。所以正信没有保护他们，也没有替他们阻挡阴险毒辣的以物配主的行为。毫无疑问的是一个坚信安拉是万物的养育者、独一无二的人将会生活在信仰的坚固堡垒之中，受不到任何伤害。同时，所有的神话传说会在信仰的磐石上被撞得粉身碎骨。为什么？因为他托靠安拉。这是毋庸置疑的！

信仰安拉，获得正信不必局限在书本或大学中，因为安拉（赞主清高），使信仰成为人人可得的。

正是：

富人不以富而据之，

穷人不因穷而失之。

正当我专心致志的写这本册子时，一阵阵夹杂着急促鼓声的噪音打破了夜晚的宁静。声音越来越大，响彻云霄。稍停了一会，变个节奏又疯狂的响了起来，震得墙壁轰轰回响。由于独具一格的声调和旋律，经验告诉我……奢侈的女邻居又在举办“匝勒”聚会。肯定邀请了曾经被精灵摸触过的女友参加聚会。这不是第一次举办类似的聚会了。每六个月她都会举办一次这样的聚会，希望取悦于

附身的精灵！

我茫然的寻找一种方法，以求摆脱闯入耳朵的灾难。我放下笔，想读读书，正尴尬时一位朋友来了，是艾资哈大学鼎鼎有名的学者，并在艾资哈尔大学基金部和事务部兼职。我热情的接待了他。我非常喜欢跟他讨论问题，这样会使我摆脱噪声的折磨。

我向他抱怨邻居，于是我们开始讨论有关精灵的问题和人们对精灵的说法。还有人将举办“匠勒”会的工作为职业。突然这位获得艾资哈尔大学高等证书的学者严肃的告诉我，他有一位胞妹，夫妻矛盾后，受到了精灵的伤害，使她右臂无法活动长达好几天，在举办了“匠勒”会后精灵才使其右臂恢复正常。后来他的胞妹与精灵达成了一项和平共处的协议，条件是每年举办一次“匠勒”会。

这是一位学者的讲述，我沉默了很长时间，想起了可怜的妹夫伊布拉欣和文盲的表妹，如果他俩对“匠勒”会的看法是从这一方面出发，像此人一般。那么就无需责备他俩。巨烈的响声仍然源源不断的传入我的耳朵，无声的沉默在疯狂的噪杂声中烟消云散了。疯狂的喊叫是为了博得精灵的欢心、同情？！

我与艾大学者的夜谈结束了，他十分虔诚，我很敬佩

他，但我意识到他不仅相信迷信而且支持有关精灵的传说。我觉得自己在这畸变的“信仰”上浪费了太多的时间。“匝勒”会的响声又破窗而入，难道没有一个勇敢的人可以帮助我脱离这两大苦海吗！？

清晨，我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惊醒，响了很长时间，说明是长途电话。我拿起听筒，果然是姨夫从上埃及打来的电话。

告诉我明天他们要来开罗，现在打电话是为了知道我是否在家，他担心我会出门。他说有重要事跟我说，我表示欢迎，并告诉他说我会等他们。由于一千零一个原因我只能这样做。

首要原因是给我打电话的人是我十分敬重喜爱的人，同时从他的声音中我感到了一种亲切。在我有能力时，面对求我帮忙的绝望者来说我时常感到力不从心。我担心自己会拒绝他——那怕是善意的——，实际上我都会尽力而为的，以便成为一名在安拉的意欲下给大众谋福利的人。尽管会给自己带来麻烦而且浪费时间。但我总希望得到安拉的回赐。第二天忧伤的队伍来了。其中有姨夫、姨妈（伊布拉欣的岳父岳母）还有表妹。在孩子归真后她患上了疯癫病，她的智力越来越糟，几乎病入膏肓。我不想和她谈话，我已对她失去信心，因为她已无法分辨昼夜，也无法

回答别人的问题，已从现实世界转向幻想、悲伤的世界，直至枯萎。她已成为行尸走肉，除了像玻璃机一样的双眼外，没有丝毫生命的气息。父亲忧心重重地对我说，让我跟我的孩子联系一下，因为我儿子是神经及心病大夫。在安巴斯区神经心病康复诊所工作，盼望着让表妹得到一流的治疗。

姨妈失声痛哭，后悔万分的承认了她的过错，说她是如何固执的带女儿到谢赫跟前医治，又是如何环游陵墓。从而浪费时间，以致病情恶化。女儿几乎失去了应有的抵抗力，还承认了对女婿伊布拉欣的冒犯，强迫他固守谬误。但她仍有借口：说她是无知的牺牲品，还说有几十个妇女曾劝过她：她们与谢赫、陵墓、旦扎力（骗子）之间的经历是成功的经验。还引用了这句俗语：“先问过来人，莫先问大夫！”

通过安拉的襄助，我们给表妹找了一个诊所，当天她就得到第一流的治疗。儿子告诉我：她的情况基本稳定，不必绝望。总而言之是忽视加重了病情，一周过去了，情况有所好转。她还接受了电击及特殊的医疗，这种方法只有专业人员清楚。此间伊布拉欣和我联系，说他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我。他坚持要来我家，来后我向他解释了这件事。并告诉他：“医生认为可以取消对他前妻的部分治疗”我瞥了他一眼，和他谈话期间我发现他变了，过去

时而以古兰经发誓、时而以先知发誓、甚至以谢赫发誓的口头禅已不复存在了。在他读完我带给他的有关认主独一方面杰米利博士所著的书籍后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现在已按照伊斯兰的方式开始了他的生活，拜主独一，只怕安拉，只向安拉寄托希望。至于我让他与前妻复婚时，他提出了条件：岳母、岳父要彻底革除原有的“信仰”。至于妻子他可以担保。我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只有表妹缺席，当时她还在医院。经历了这次残酷的教训后，他们全盘接受了伊布拉欣的条件。

伊布拉欣去医院探望妻子对她的康复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她获悉丈夫要与她复婚时高兴万分，她的主治医生（我儿子）告诉我：“复婚和丈夫的探望是加快痊愈的实质性治疗。”首先，唯一的女儿归真重创了她，之后离婚又吞噬了她残余的理智，大约四十天后表妹决定出院。她的父母、伊布拉欣都到医院门口接她，返回了上埃及。”、

我无法涤除这个悲剧在内心中留下的累累伤痕。我无法容忍这种迷信在我的亲戚朋友、穆斯林兄弟姐妹，甚至整个伊斯兰国家中存在。迷信每时每刻使许多人精神萎靡、内心沮丧、家庭破裂。我扪心自问，生活在中东的我们为什么会这样？迷信使我们四分五裂，神话传说依附在我们的社会中，阻止我们继续推动文明的进程……？

尽管西方和欧洲社会中存在迷信，也不乏神话传说，但是他们仍生活在文明的氛围中并不断进步，他们与文明相辅相成，一直前进！

事实上他们的各种神话和迷信传说违背灵魂，带着他们滑向物质享受。这正是它与文明吻合的原因所在！

东方的迷信同时违背理智和物质！因此东方的迷信旨在摧毁我们现在和未来的生活。

只有纯洁信仰、涤除外来的本不属教门的杂质是助我们走出这种窘境的唯一出路，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只有认主独一成为一种生活、文化、信仰制度时，这些乌云才会消失，永远的消失。那是迷信、欺骗的乌云；是邪术，抽签算卦的乌云。

教育机构应该直接或间接的承担这类工作，假若我们生活在那种环境中时，肯定比本书中讲述的情况更加糟糕，如果你选择一百个家庭，你肯定会发现我在本书中向你讲述的一切只是很少很少的一点情况！

“ 我们的主啊！我们已确信你所降示的经典，我们已顺从使者，求你使我们加入作证者的行列”（古兰经 3: 53)

学俊译/ 二零零二年九月